

李斯列傳

蒙恬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魏豹彭越列傳

黥布列傳

淮陰侯列傳

史記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

索隱曰地理志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

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上蔡也年少時為

郡小吏

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

見獄又舍廁中鼠食不

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

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息於是李斯乃歎曰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

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聞

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

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



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覓疆土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秦王欲

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騫之時而游說者

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疆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

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

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雖是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暇

遊說取榮貴即如禽獸故詭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

而悲莫甚於窮困以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

世而惡利正義曰言譏世富貴而惡其樂利自託於自託

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

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

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不韋賢之任以為

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

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去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

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

氏解幾為疆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成

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

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黜終不東并六國者

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

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

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

王孝文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



王之賢由龜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龜上之

不淨不足為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

世之一時也今愈而不急就諸侯復疆相聚約

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

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

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

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

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

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郵渠郊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既田又曰韓若秦

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漑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

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

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言屠刀之割一連斤無

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為推時義亦未為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

書曰正義曰在逐中斯乃上始自十年間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

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大索

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云走宛楚郤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亭云百里奚楚楚人仕

於虞虞立入秦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蹇

蹇五段大夫也謂穆公曰臣下如臣友蹇

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敬而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

於求不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不豹自晉奔秦左氏

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遊晉後歸秦此五者不



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

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孝公

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

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

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

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

其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北收

上郡正義曰惠王十年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

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蜀楚之夷也地理志

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都取漢中伐東據

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

成臯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汝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

從使之西面車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發穰

侯逐華陽徐庶曰華一作菜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

使秦成帝業亦不隱曰高誘注淮南此四君者皆以

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

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昆

國東北四百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瀆山一名

里其岡出玉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

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蛇丘歲餘蛇術明珠徑

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十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



劍見蘇秦傳乘織韃之馬徐廣曰織離浦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

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

秦不生一馬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

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

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騏不實

外既索隱曰馱音決馱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馱馱為馱廣雅曰馬屬也身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起其母

也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

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娛心意說

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

之珥索隱曰宛音首於阮反傳音附即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着於珥珥者璣也璣

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傅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

有物阿綯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綯帛所出不進於

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脩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

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搏髀

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及鈺也

音於頁反正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鈺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曰昭

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

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

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



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酒給也。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使反。齎，音子奚反，說文曰：齎，持遺也。齎或爲資，義亦通。夫

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遂始皇始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溥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



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弼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言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

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



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  
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  
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  
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  
驚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  
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  
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始皇三十七  
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承  
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始皇  
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

上郡

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蒙恬為將少子胡亥

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

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發一

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

沙丘

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

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

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

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

相李斯趙高及幸官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

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太子故

秘之置始皇居輜輳車中徐廣曰一作輜車百官奏事上

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文韻曰輜輳車

食如故宦者輒從輜輳車中可諸奏事文韻曰輜輳車



如今喪轎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趙涼故名之輻輳車也如淳曰輻輳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

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指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發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讓史記音隱字顯反○素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讓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

以入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

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乎時乎間不及謀贏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



不能成臣請為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為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

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兵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生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間巷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



通侯子孫比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

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

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

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

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洋而搖

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吾聞晉易太

子正義曰謂發申生立矣齊也三世不交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

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為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紂不聽諫者

國為丘墟遂危社稷二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

其猶入哉安足為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為助謀故文安足為

其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

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

以為寒心善者因禍為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

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

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  
是乃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  
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  
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  
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  
以不得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  
孝其賜劔以自息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  
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  
離封其書以皇太后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

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

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

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

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

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

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

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

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

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

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



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  
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  
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  
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  
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  
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  
爲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  
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爲此樂乎二世曰爲之  
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今有罪者相坐誅至

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  
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  
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  
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  
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於是羣臣諸  
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  
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斫死於杜史記正義曰杜  
音貯格反○索隱曰斫音宅與磔同財物入於縣官相  
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  
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



衣臣得賜之中既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鄆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眾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去李斯數欲請間諫二世

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

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

斲徐廣曰采一名樂一作林○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椽木也茅茨不剪雖逆旅

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采糲之

食索隱曰采音資糲音即葛反藜藿隹之羹飯土甌

啜徐廣曰啜音推也○索隱曰爾雅云穀盡也言監門下雖監門之養不穀於此矣徐廣曰

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決滄

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肢肢膚也脛無毛手足

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

史記列傳卷之



勞不列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  
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  
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  
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  
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  
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  
下哉故吾願黜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  
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  
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  
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

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

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叔曷貴之術

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

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

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

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

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

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

下為桎梏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

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



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

嚴家無格虜者何也

索隱曰格疆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

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

者

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鬪鬪則三族

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况有

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

庸人不釋

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

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

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

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上云搏必痛手刑盜跖不搏也博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人取物亦云博也



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泰山之高百仞。而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毛傳曰牂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蹇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蹇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擊則易。步以跛牂牧於泰山。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以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矜務所以不

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爲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發止。何爲勤身。

苦心爲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開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

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脩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靡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

索隱曰拂音扶。弗反。靡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矣。摩俗言廢舊禮於俗使從已也。故生則有尊



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  
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  
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  
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諍忿爭之  
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  
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  
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之約而易  
操也唯明主為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  
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  
嚴尊則叔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

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  
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  
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  
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  
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  
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眾  
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  
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  
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  
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



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請舉有不

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

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考待事事

來有以揆之徐廣曰揆一作揆也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

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

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

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

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

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

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

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使聞也欲見無間趙高謂

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卜間語君於是趙高待

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

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

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

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

小且固陋也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皇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

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

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



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過三川城

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

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

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

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穀抵優

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

也文穎曰案秦各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驅案穀抵即角抵李斯不得

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

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各几家今有大臣於陛下

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

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其年遂劫其君田

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

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

宰予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

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士心危反之行如子罕相

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

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必信其志若韓玘為韓

安相也亦作起並首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謂君案表韓記事昭侯昭侯

已下四代至王此陛下不圖凶惡其為變也二世曰

何哉夫高故官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

安其說非也



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曰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李斯拘執束縛居

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爲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曰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歛天下吾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



咎侵殺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  
愛其費三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  
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  
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  
丞相獄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  
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  
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  
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  
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  
先生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

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  
脩甲兵飾政教官鬪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  
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  
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  
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  
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  
罪四矣更尅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  
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  
意罪六矣緩刑罰溥賦歛以遂主得衆之心萬  
民戴王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



以死固矣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  
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  
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  
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  
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  
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  
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  
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二世二年七月，具  
斯五刑，論罪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  
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

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木。  
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  
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  
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  
乃召太卜令封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  
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齋  
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  
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  
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  
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



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  
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  
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  
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  
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  
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  
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子嬰即位患  
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為孫子嬰女也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  
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韓談刺殺之夷其二族  
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

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  
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  
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  
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  
斯知六執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  
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  
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  
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  
斯之功且與周劭列矣



索隱注贊曰

鼠在所居

人固擇地

斯效智力

功立名遂

置酒或陽

人臣極位

一夫誑惑

變易神器

國喪身誅

本同末異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七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

索隱曰驁音或又鄒氏音五到

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

驁為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

蒙驁攻趙取二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

十二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

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

典文學

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

始皇二十二年蒙武

為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

四年蒙武攻楚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



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  
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北逐戎  
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夏及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  
起臨洮徐廣曰屬隴西至遼東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  
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  
山陰山在河南透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  
陽山在河北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  
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  
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  
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

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

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

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

其母被刑後世

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與以為中車府

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

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

官籍帝以高之數於事也徐廣曰數一作敏赦之復其

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

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

灑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二十七年冬

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北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



向也鄒氏音趨趨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亦向義於字則非

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誅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

氏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

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

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由又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

若誅之胡亥聽而毅遂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

繫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

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

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

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

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

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



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宮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官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幸矣以臣不知太

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夫下去諸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為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其惡孽狼籍布於諸國而故曰用



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日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

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

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

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

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

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志亦隱曰參謂

大夫欲參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

孽臣逆亂徐廣曰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

則卒昌樂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

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增也索隱曰此

生志有比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察

教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覽則其過乃可救也



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蜀之遼東，城漸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漸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

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

蒙氏秦將

內史忠賢

長城首築

萬里安邊

趙高矯制

扶蘇死焉

絕地何罪

勞人是憊

呼天欲訴

三代良然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執作楚漢位呼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甚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

索隱曰呂贊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

其少時及魏

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

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

謂脫各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

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

徐廣曰云其夫亡也

去抵父客

曰父時故宜其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

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嫁之張

耳

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為決絕廿六夫而嫁之張耳

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



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官魏為外  
黃令各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

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

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

兩人相與為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

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從張耳

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

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

乃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以自

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客陳餘陳餘欲起張

耳躡之徐廣曰一作攝使受發里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

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

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

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

也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

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

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被

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

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



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噴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餘乃

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

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

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

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

鄆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鄆

曰至河北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

北有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為各在六

止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吏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

敝頭會箕歛漢書音義曰家家戶戶數山山穀以箕歛之以供軍費財賈



為天下  
倡始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  
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  
千里莫不鄉音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鬪各報其怨  
而攻其讎縣殺其丞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  
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  
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  
之夫天下同心而並攻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  
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  
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  
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

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  
漢書曰范陽今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贊公得通  
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  
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  
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  
徐廣曰律音威公之腹中者相連李奇曰東方人畏秦法耳今  
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  
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  
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  
爭殺君下武信君且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



爲福在今矣。范陽人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即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轡，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

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即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義，出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而以爲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斬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夏，贗曰：方言。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

云介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



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  
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一喘息頃也武

臣乃聽之遂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耳  
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  
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  
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  
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  
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為成都  
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  
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

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

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

必不敢制趙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騫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

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

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

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

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

羊傳曰廝役扈養章昭曰析薪為廝炊亨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的人也漢書作舍人

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



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  
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  
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  
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  
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  
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此亦各  
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  
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  
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  
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

還板句

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  
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  
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滅燕  
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耳滅燕  
易矣燕將以為然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  
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索隱曰地理志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  
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痛曰良嘗事我  
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為秦赦良罪責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  
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



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王右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案隱曰秦遷旅勢弱難以立功也乃求得道歇徐廣曰二月也音烏轄反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

曰後項羽改曰義國

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厭黑陳澤正義音釋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



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

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三軍且餘所以

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

委餓虎何益張翼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

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為無益必如公

言乃使五千人令張翼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

其至比皆沒當是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辟去餘旁未敢擊秦項羽

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

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

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在

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

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

趙乃問張翼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翼陳澤以

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

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

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口為重去將哉索隱

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

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



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

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

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

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

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

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音武銳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

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

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

趙以及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

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

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



我我欲之楚

張晏曰羽既強盛又為所

甘公曰

文穎曰善說星

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

漢王

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

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

徐廣曰二

漢王亦還

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遇

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

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

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

守代漢二年東擊禁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

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

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

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陘

月斬陳餘泚水上

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札反。索隱曰蘇林音泚音灼音即今俗呼

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註山海經云泚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賁皇縣界追

殺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

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駟案漢書四年

夏漢五年張耳薨諡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

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

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裼徐廣曰裼者臂捍也自上食

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索隱曰言其慢易之

崔浩云



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

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怒曰吾

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兒。索隱曰案照處音鈕開反弱小兒也

小顏音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

王事高祖其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

翳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翳指以表至誠為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說

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

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

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

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政欲殺之何乃涉

王為乎索隱曰漢書作汗蕭該音一故天說文云汗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

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毋高何等乃壁

人相人索隱曰謂於拍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為變也。正義曰拍人故城在刑州相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

宿處要之置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於則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之令人

止中也人按云置厠者置人以於復壁中謂之上過欲宿

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拍人拍人者迫於人也

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

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

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

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韃車膠

貫高之句

已川第...

十三



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詣長安治張

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

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

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

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徐廣曰丁火方反

亦刺也漢書作刺熨張晏云熨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

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

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

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

問之贊曰以私情相同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

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各義不侵為然諾者

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徐廣曰使音鞭驅案韋昭曰輿如今

輿林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

為荀郭璞三倉注云使輿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

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

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

易吾親哉顧為王實不反獨吾等為之具道本

指所以為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

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為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

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



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  
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玉不反也今  
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  
各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  
乎乃仰絕腕遂死韋昭曰腕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腕頸大脉也俗所謂胡脉音卜郎反蕭  
諫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各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  
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見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  
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魯后  
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咸得為二千石張敖

高后六年薨

關中記曰張敖家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

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里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

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

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

元王

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姐子一人壽為樂昌侯除

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也陽鄉也

倭為信都侯高后崩

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

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

續張氏

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絕信都侯名修樂昌侯各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賔客廝

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



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負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

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死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云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

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

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成所由殆與

太伯延陵季子異矣索隱述贊曰

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列頸相信

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

勢利傾奪隙末成豐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八十九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

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

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王下放反咎往

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

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

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

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

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

為魏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



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

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

案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各為其民約降約定各自燒殺魏豹云

走楚徐廣曰二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

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

為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

諸侯欲有梁地乃從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

曰今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少渡臨晉正義曰

同州朝魏王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

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絕河津畔

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

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

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案隱曰

無異其騏驎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今漢王慢

而侮人罵言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

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

於河東徐廣曰二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

河東太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

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

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二十

十三

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梁之

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鬪且待之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

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

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

沛公之從碭北

正義曰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

擊昌邑彭越助之

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眾居鉅野

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眾萬

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

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

公角

正義曰蕭縣公楚縣今稱公角名

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

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

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



地得十餘城欲為立魏後今西魏王豹亦魏王

各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為魏相國擅將其

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

彭越皆復云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

曰渭州河上漢王二年彭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

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

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

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皐正義曰河南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正義為越將

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漢五年秋項

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彭越復下昌邑

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

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

州苑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云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

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

為魏相國今豹死母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

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

曰從宋州已北至鄆州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

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



傳音海正義曰從陳穎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故齊

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

邑君王能出指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

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

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

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

一上義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

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

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

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

病梁王怒其大僕欲斬之大僕亡走漢告梁王

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

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

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請論如法上赦以為

庶人傳處蜀青衣文類曰青衣縣名在蜀瑣曰今漢嘉

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

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隨俱東至雒陽呂

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

印瓚說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鄭屬逢呂后從長安

為是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為臨

遺性李

既為彭越事三



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  
舍人告彭越復謀反廷尉王恬關奏請族之上  
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

曰言魏地闊千里如帝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

曰一作啜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喋懷畔逆

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

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

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

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

魏處兄弟 因時而王 豹後屬楚

其國遂亡 仲起昌邑 歸漢外黃

往來聲援 再續軍糧 徵兵不往

趙醢何傷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

索隱曰地理志盧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

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

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

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

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容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

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

曰幾一作豈駟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

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

人有聞者共俳笑之以俳優輩笑之

布已論輸麗

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

山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

布皆與其徒長豪華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



中為羣盜索隱曰曹斐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

番君與其眾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

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

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

稽正義曰時會稽郡在吳闔閭城中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

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

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

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占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

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英布為當陽君正義

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

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

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曾為末將項籍為

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

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

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

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

策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

以布數以少敗眾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

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滎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



破關下軍

索隱曰鄒氏云間音閑閑謂私也今以間音紀其反間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間之義

遂

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

索隱曰案董書作楚軍前簿簿考國簿

項

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

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

長沙廼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

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

正義曰上日林反今漢二州有義帝家及祠

漢二

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

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

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

謂讓

漢書音義曰謂責也

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

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

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

不利出梁地至虞

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

謂左右曰索隱曰案

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

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

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

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廼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

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守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守掌膳食之官

三

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守曰王之不見何必以

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以為使使何得見



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

王宜騷

音掃

淮南之兵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

王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

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

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

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

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其背盟約而殺義

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

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

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部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間

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

張晏曰羽從齊還當出經梁地八九百里西得羽



地○索隱曰案服虔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  
曰梁在楚漢之中央  
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  
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曰楚兵不足  
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  
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以致天下  
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  
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  
而倍楚項上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  
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

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六王有也故漢王敬使  
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  
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又穎曰在淮南王所  
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  
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  
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構索隱曰構成也可遂殺  
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  
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  
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  
邑正義曰宋州陽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



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王

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冠布入見布甚大怒悔

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所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

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

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

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皇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

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

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

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

隨何之功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

音負輔謂之府腐儒者言如府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

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

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

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

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廼以

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

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胡劫陳八年朝



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  
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徧賜諸侯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  
兵候伺旁郡警言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  
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日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  
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廼厚餽遺從姬飲醫  
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  
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  
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  
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

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  
誣之請繫赫使人微一作微驗淮南王淮南王布  
見赫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  
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廼赦  
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  
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  
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  
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  
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  
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

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  
往年前



年同耳使文相海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

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

公者其人有籌筴之計可問上西召見問薛公

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

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

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

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都吳蘇州閭閻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

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

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

敖倉之粟素隱曰案六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臯又立庾故亦云敖吏也塞成臯

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

取下蔡正義曰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陛下

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潭新論曰世有圍碁之戲或兵

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庶要以

爭便求利故勝負負瓜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對

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

齊魯及燕趙者此在黃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

臯據敖倉北趨燕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上

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對者也○素隱曰對音烏封又

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發

-5 155 35 905" data-label="Text">

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

致萬乘之主也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萬世慮

者也故曰出下計上初善封薛公千戶素隱曰劉氏云薛公



得封千立蓋

廼示皇子長為淮南王上遂發兵自

將東擊布布之夜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

不能來使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

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等壽之東擊荆荆

王劉賈走死官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盡劫其兵

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

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左下邳僮縣東為

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

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

○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

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

皆走安能相救不聽策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

走遂西與上兵遇斬雲會甄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

漢書作坐應勁音保非也○正義布兵精其上廼壁庸

城蘇展曰望布軍置陳必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

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

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

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徐

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一曰安未晉約曰使人給布偽

與云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番

陽人殺布茲鄉民田正義曰英布家在饒州都陽

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



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

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

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技與之暴也索隱曰技

音白昌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

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

僂禍之興自愛媚殖妒媚生患竟以滅國媚音

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寵妾妬媚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媚婦則媚是妬之别名今原英布之誅為妬齊

赫與其媚妬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媚是媚也一云男如曰媚

索隱述贊曰

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

聚盜江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

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責赫見毀

卒致無妄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一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

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

始為布衣

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

又不能

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

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

新昌亭長者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菽食

張晏曰未

起而牀

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

絕去信釣於城下

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

諸母漂

韋昭曰以水斂手如絮為漂故曰漂母

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



丈夫不能自食

正義音寺

吾衣王孫而進食

蘇林曰如言公子也

○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

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

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

徐廣曰袴一作騰騰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騰音枯化一又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

騰下也何必須要作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

正義伏音俯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

劍從之居戲下

徐廣曰戲一作麾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

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用漢

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

徐廣曰典客也

○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輦十三人皆已

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

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

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

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

行道二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

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

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

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

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口韓



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又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鶴反，惡鳥路反。咤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卓嫁反，或作吒。喑，惡懷怒氣叱咤發。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



嘔音凶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猶嘔嘔。人有疾病涕

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刑弊忍不

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

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

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

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

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

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

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

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

東歸之士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且

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

勝計又欺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

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

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

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無所害索隱曰案秋毫秋

云銳毛為豪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

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

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

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



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於是漢王大

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

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

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

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

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却退塞

王欣翟王毆羽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

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

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

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

疑敵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按京兆

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鑿

渡軍徐海曰既一作正服虔曰以木押縛罌既以渡韋招曰以木為器如罌既以渡軍無船且向密也正義

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既度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

龍安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

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定魏

為河東郡正義曰今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

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徐廣曰音



余駟案李奇曰夏說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  
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嬌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  
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

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  
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

陘升于三道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  
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

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音苦非  
也案麻以湯傳喋血萬

里之外也如淳云殺人血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

此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王謂千里餽

糧士有饑色燕蘇後爨漢書音義曰燕取  
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

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

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

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

與戰彼前不得行關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

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

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

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

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

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

六



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  
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  
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

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全夜半傳

發漢書音義曰得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

間道草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草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今從間道小路向前望

見陳餘軍營即住乃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音蓋覆也於漢春秋作甲山漢書作岳說文蔽云草蔽者也從甲竹

箐也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

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徐廣曰音食也。索隱曰小飯曰食謂立

傳乃大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如淳曰小飯曰食謂立

趙後乃當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謂軍吏曰趙

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將旗鼓未肯

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陣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回星自并州流趙

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

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大戰良久

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

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

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

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

出



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  
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  
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  
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  
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  
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  
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  
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晉灼曰効數也鄭玄注禮効猶呈見也休異賀因問信曰  
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  
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

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  
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  
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  
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  
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  
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  
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  
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



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  
信者亦已為禽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待耳因  
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  
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  
効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  
之軍敗部下李音曰部下音身死今高邑是死抵上今將軍涉西  
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  
關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  
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敢輟

耕釋耒榆衣甘食

索隱曰榆鄒氏音榆美也恐滅云不

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榆食

傾耳以待命者

如淳曰恐滅云不

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  
將軍欲嬰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  
齊必竟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  
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  
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  
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  
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



日至以鄉良士大夫醒兵

魏都賦曰首醒順時劉逵曰醒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

逵作醒酒田明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醒兵士故字從酉乎

北首燕路

正義曰首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

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

長尺也

暴其所長於燕

正義曰燕必不敢不聽從燕

暴音傑

已從使證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

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

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

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

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

耳為趙王楚數竒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

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

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

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得

黥布走入城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城

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

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

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

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

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

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

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

聞漢

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



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  
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

伏軾

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者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

將軍將數萬眾歲餘不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

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

遂渡河齊已聽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

襲齊歷下軍余曠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

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

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

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

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

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不如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

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

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

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

與信夾維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維立日維地理志維水

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

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



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亡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殺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日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

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

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

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餘

曰四年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

人武涉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

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

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

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

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

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



中數矣

正義曰數色更反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悟約

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

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

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車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間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迴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

張晏曰此背畔則上貴

韓信曰何謂



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連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處，煙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鬪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衄也。敗也。奔北也。敗滎陽，傷城皋。張晏曰：於城皋，傷胃也。且瓚曰：謂軍折傷也。遂走宛，棄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

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怨，望容谷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取。眞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効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各執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殫疆，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正義曰：卿在西向也。爲百姓請命，正義曰：止楚漢之戰，闕士卒亡故云。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



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安齊之故有膠  
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  
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  
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  
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  
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  
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  
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  
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  
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厭黑陳澤之事二

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  
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泝水之南頭  
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  
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  
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  
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翼陳澤故臣以  
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  
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  
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  
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



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郢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

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以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紛辭。夫隨所養之役者。失萬

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譽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各小。謂為儋石。如今受鮪魚石。謂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都。監石。石斗也。蘇林解為得之。音弟。鬪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

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

若蜂蠆之致螫。正義音適。騏驥之踟躕。徐廣曰。踟。一作躑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



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龍聾之指麾也。

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

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

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

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

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

可與圖大事拘於巨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

去詳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龍套奪

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為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

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

張華曰漂母家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

人也為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

為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

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

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

隱曰徐注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

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為中

廬縣項羽之將鍾離昧家在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

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初之國

行縣呂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

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



夢發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  
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  
上恐且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  
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  
所若必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  
亡矣公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  
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  
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猶猾○索隱曰吳越春秋  
作郊兔兕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  
也高祖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  
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

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  
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  
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  
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上常  
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  
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  
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  
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  
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  
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



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素隱曰：案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

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慎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又者未如孰是。

信因欲殺之，舍人弟

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鍾之室。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



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竟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網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跽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臣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

君臣一體

自古所難

相國深薦

策拜登壇

沉沙決水

拔幟傳殮



與漢漢重 歸楚楚安 三分不議  
偽遊可歎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二



